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九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十、一五

在《心經》裡面講到觀照般若，所謂觀照般若的內容是什麼？就是佛教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在內心裡面做觀照的功夫；在內心裡面做一種觀察、一種智慧的明照。這種觀察和智慧的明照，我們曾經介紹過很多種，從小乘的《俱舍論》、《成實論》，介紹到大乘各宗。現在，我們進入到大乘密宗的觀照般若。在大乘密宗裡面，我們前一次已經稍微介紹所謂地水火風空等五大的觀法；因為大乘的世界觀就是人身觀。世界沒有離開人身；有了人身，才能夠說有世界。如果我們沒有人身，這個世界也是死的，它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沒有什麼東西可說！因此，我們

說大日如來本身是人身的總體，也是世界的總體。我們知道大日如來也就是毘盧遮那佛，義譯就是遍一切處光明。就人身觀來講，這是一種純粹的智慧體；就世界觀來講，這世界的本質充滿了一種光明體。因為它的本質是圓滿的光明體，整個世界具體表現出來的是什麼呢？是地、水、火、風、空等五大。因此說大日如來的本體，就是世界的本體，因為我們有能觀的心性智慧，所以還要加上一個「識大」，成了地、水、火、風、空、識等六大。因此，在密教裡常說大日如來的本體就是六大，所以即身成佛偈說「六大無礙常瑜伽」。

我們前一次簡單地介紹了六大的觀照般若；在密宗裡面有總觀、有別觀。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127號
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九講：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佛說法四十九年，卻未曾說一字……	十七
四種學佛偏差的行為……	二〇
七次投胎做你的孩子， 究竟為了什麼……	二三
謙和與寬厚……	二五
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二七
沒有數字的存款簿……	二八



總觀的話，在觀照般若方面來說，觀黃色的境界是觀地大，觀白色的境界是觀水大，觀紅色的境界是觀火大，觀黑色的境界就是觀風大，觀青色的境界是觀空大。我們能觀的識大，是精神體；我們先來說「五大」的觀法。我們知道，五大不外乎形色和顯色，因為形色是物體的大小方圓等相狀；我們很難把握住五大無自性的空性。如果把五大分析至微塵，我們的肉眼也看不到；目前科學家分析到物質最小的粒子，是現在科學家所謂的「極子」。無量微塵聚合起來大至世界、宇宙，這要如何下手去觀呢？不容易啊！如果從物質的顯色——青黃赤白黑等顏色來下手，我們就比較好把握住。大家跟我學密宗，如果我們能夠把握住觀白色就是水大，這個基礎比較容易打得好、打得穩。

今天要講密宗的觀照般若，對於顯教裡面的根據理論有沒有呢？有！《楞嚴經》第三卷末，提出「七大」（註①）的根據，比《大日經》講的六大還要具體。我們知道《楞嚴經》傳到中國的時候，是唐朝武

則天的時代。現在日本人，研究佛教歷史的學者大多說《楞嚴經》是中國人偽造的。因為有幾個「根據」，他們才敢這下結論：《楞嚴經》有偈頌說「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這個頌文和《大乘掌珍論》裡面的偈頌完全一樣！光憑這點就說《楞嚴經》是假的，當初他們把這個當作很大的根據。《大乘掌珍論》較早傳到我們中國來，由玄奘大師翻譯完，那時《楞嚴經》還沒有來。不管大乘經也好，小乘經也好，大乘論也好、小乘論也好，我們知道論是依經而做的，不可能先有論而後有經。就大乘佛教經論來講，也是先有了經以後，論師才能依經來造論；小乘佛教經論也是一樣的，先有經以後，論師才來造論。後來的人沒有找到《楞嚴經》的梵本，就說《楞嚴經》是把《大乘掌珍論》的道理偷過去了，是假造的。

但是大家想想看，《大乘掌珍論》只有頌文這一小部分道理和《楞嚴經》的道理相同，其他道理沒有和《楞嚴經》一樣呢？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說《大乘掌珍論》是

偷《楞嚴經》而造的呢？因為大家公認必須先有經後有論，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因為《楞嚴經》的文字美得不得了，幾乎它文藻的典雅，我們中國的古書都很難找得到可以和它相比擬的。即使是《古文觀止》也不如它；單單讀《楞嚴經》，我們就可以得到不得了了國學知識；把它的文字學好，學習文言文文章句裡簡要的、工整的、優美的描寫。老實說，實在找不到那麼好的文字！所以他們應該認為《楞嚴經》是中國文學的聖典。為什麼說它是中國文學的聖典呢？因為中國古人的著作裡面，能夠像《楞嚴經》這般的著作，那麼完整的十卷，而且每一句、每一段都典雅華麗得不得了；這種文化只有在中國佛學作品裡面，才可能出現！其他文學著作都沒有這麼完美的表現。就拿我們中國的《四書》、《五經》來講，它有很龐大嗎？沒有多少東西！《老子》、《莊子》、《荀子》，有很多東西嗎？也沒有多少東西！《墨子》有很多東西嗎？也沒有多少東西；而這部分十卷的《楞嚴經》，就相當於一部小型的大

藏經，是大乘佛法寶貴的藏經。

我舉出幾個例子讓大家認識，因為我們要說六大、七大的關係，所以不能不介紹《楞嚴經》。《楞嚴經》前面三卷半是教理的認識，讓我們認識不可以用第六意識這個妄想心來用功；用這種生滅心用功，想要求得三昧，好比蒸沙想做成飯，即使蒸煮了多少劫，也不會變成米飯的。如經文「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這個就是《楞嚴經》的「教」。

再說《楞嚴經》的「理」，就是「十番顯見」。讓大家知道「明心見性」的這個「性」，是不生不滅的心性；從我們主觀的心性當中，把它顯現出來，這種思想非常具體。所以《楞嚴經》本身就包括大乘的三藏十二部，有經、有論、也有戒律在裡面；經中「四種清淨明誨」，就是根本的戒律——戒淫、戒殺、戒盜、戒妄，就是大小、乘的「殺盜淫妄」四根本戒，所以它有小有大、有顯有密。

我們再說《楞嚴經》所說的「行」，這個修行的經驗有二十五個圓通。一般小

乘只開十八界，也就是六根、六識、六塵，用功法門最多是用十八界的功夫入門；而《楞嚴經》除了這十八界的修行圓通（三昧的法門，還加「七大」的圓通法門，所以總共成為二十五種圓通。顯教經典不講「七大」，也能夠用功修行圓通；在《楞嚴經》裡，也將「七大」當作修行圓通的法門，同樣可以用到觀照般若，也可以達到能夠破除我執、法執、空執的目的。就這一點來講，前面講六根、六塵、六識的用功法門，這個行包括顯教大小乘的用功；而後面七大的用功法門，和密宗六大的用功法門有密切的關係。

在密宗方面來說，我們知道日本的弘法大師，根據胎藏界《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來說密宗的修行不離六大，而造了「即身成佛偈」：

「六大無礙常瑜伽（體），
四種曼荼各不離（相），
三密加持速疾顯（用），
重重帝網名即身（無礙諸佛）。
法然具足薩般若，

心數心王過剎塵，
各具五智無際智，
圓鏡力故實覺智。」

因為《楞嚴經》比這《大日經》慢一點翻譯到中國，是唐朝武則天時代，才在中國釋譯完成，所以只有《楞嚴經》說七大。換句話說，《楞嚴經》也是密宗的根。本依據經典之一；而且它說七大說得非常周備。《楞嚴經》除了七大和密宗有關係，當然它本身還包括很多用功的法門，它以耳根圓通法門最為重要；教我們如何返觀自心——反聞聞自性，這和禪宗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楞嚴經》這一部經和中國禪宗、密宗，甚至三論宗，都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它也說空，有虛空藏菩薩所說「空大」圓通，所以和三論宗——大乘空宗，有很大的關係。它也有彌勒菩薩所說的「識大」圓通，所以它和法相唯識學的五重唯識觀也很有關係。也就是說，一部《楞嚴經》等於大乘佛法的三大系統組織；無論是大乘的空宗、有宗，以及《楞嚴經》所說的眾生根性都有概要的闡說。所以《楞嚴經》

的信解行證，非常地圓滿究竟！在修「行」方面，也包含大乘、小乘。它在修行方面，還有一種很大、很究竟的經驗，甚至包括在破五陰的修行上；如果我們在禪定時修觀錯誤的話，就會在破五陰時，各現出十種魔境，所以共有「五十種陰魔」。甚至連定性聲聞、緣覺，也算是五十種陰魔中「識陰魔境」的最後兩種陰魔；定性聲聞、緣覺雖已獲得解脫，證得我空真理，因為他們不肯發心度眾生，朝無上佛道勇敢邁進，所以佛陀刻意說他們所入的滅受想定，也算是一種魔境。這是佛陀的究竟慈悲，與最大的鼓勵！《楞嚴經》竟然有這種超然的說法。所以我們修學佛法用功的人，以中國人來講，一千多年來，歷代高僧大德具代表性的大善知識，他的成就多是依據《楞嚴經》作為他修行的藍本，也用《楞嚴經》來作為指導大家修行的根據。

過去，白聖法師在世的時候，因為他也是圓瑛老和尚的弟子，而我是圓公老人最小的學生。我們經常一起坐計程車，有

一次，我跟他說：「《楞嚴經》裡面三藏十部都有，很具體。」

他說：「是啊！《楞嚴經》的確很具體。」

因為我們所研究的經論都一樣，彼此講起話來，當然很契機。

我說：「我是沒有時間；若有時間的話，我想把《楞嚴經》和佛一代時教、各大經典的關係，都把它完整地寫出來，讓大家知道《楞嚴經》可以代表所有的佛教。」

他說：「哇！你這個計畫很好。」

《楞嚴經》還包括仙道，從人道裡開出來，包括我們如果用功錯了，以後就會變仙道，有十種仙。甚至，在道教裡面說的仙道，還沒有《楞嚴經》說得那麼詳細、那麼多，包括空行仙、地行仙、人行仙等十種仙。十種修行方式錯了，就變成十種仙；這種具體的知識，中國並沒有人去整理過這個東西。所以說這部《楞嚴經》，我們能夠確定地說它產生於印度，不是產生於中國。如果它是中國人創作

的，這不可能！因為中國不是佛教發源地，沒有那麼多佛法修行方面的知識。要具備《楞嚴經》這麼完備的知識，一定是在喀什米爾。過去喀什米爾是國際的交流地，是中國的絲路到達伊朗、歐洲那邊去經商，它南邊可以和印度打交道，北邊和中國、俄羅斯打交道，這中心點就在我們新疆的隔壁喀什米爾；現在喀什米爾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爭議多年的領土。喀什米爾在佛經裡面古代的名字，叫「罽賓國」，所有傳到罽賓國，翻譯出來的經典，多是大乘佛教。當然罽賓國本身，也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交流最密切的地區，大乘各發展各的。當時玄奘法師去印度取經時，在罽賓國住了一段時間；一方面把印度話學好，一方面也在那個地方和罽賓國的小乘三藏辯論，把他們一個一個折服！所以玄奘法師的願心廣大、智慧超卓，能夠在罽賓國時，以學生的立場就能夠宏揚大乘佛法。我想，《楞嚴經》由印度傳到罽賓國，是有很大可能的；因為罽賓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帶，佛教各

宗的經論北傳集中區就在那裡。如果根據近代日本學者的報告，他曾見過《楞嚴經》貝葉梵本(註③)。我認為《楞嚴經》梵本應該間接出於罽賓國；不然的話，單單靠古印度諸國的力量，還沒有那麼龐大的文教組織，不可能有那麼完整、豐富的思想內容！

唐代時，梵本《楞嚴經》由梵僧般刺密諦三藏翻譯，房融宰相筆受。我們知道，房融的兒子是房琯，他們房家三代都是唐朝的宰相，文學修養非常美好、高深，所以《楞嚴經》不僅是一部佛教大乘佛學的聖典，而且是用中國文學翻譯得最精美的一部聖典。因為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裡面，哪一個作家能夠一口氣寫下十卷《楞嚴經》這麼長的文學巨作呀？沒有！所以，以中國文化來講，它算是中國的文學聖典。在世界的學術界來說，它也可算是世界宗教哲學的一大傑作，它所記述的宗教經驗既豐富而且廣大。

就「唯物論」來說，它認為我們人是最渺小的，我看過唯物論的辯證法，它所

說我們內心的精神是最高物質的精華而現的。換句話說，我們所認為的精神，在他們看來還只是物質，不過是物質裡面最高的精華而已，這是唯物論的說法；就一般人的感覺來講，我們人在這個世界裡面，人們所謂的精神，只能夠說都只在每一個人的身體裡面。一般人的感覺，身體比我們精神大，而我們的身體不如世界，世界比身體大，外面虛空又比我們的世界大。廣大的虛空裡面有太陽系，外太空中有好多的星雲，我們地球只是銀河系裡的無數個星球之一。因此，外太空裡面包括多少個世界啊？有多少個太陽系的存在啊？這個宇宙真是大得不得了！宇宙那麼廣大浩瀚，那麼一個人的存在和廣大的宇宙來比較，我們人在這個宇宙間微小得像螞蟻一樣，甚至微小得像一粒塵土！我這樣一講的話，很多人就會覺得，如果拿人的大小來和廣大的、物質的世界作比較的話，我們人不如物質太多了。

就「唯心論」的人說，雖然我們人很渺小，但是我們可靠我們人類的精神，以

我們的身體努力表現我們精神的存在，我們有辦法改善這個世界，有辦法改善這個環境。我們憑著內心源源不絕的智慧，讓身體產生更大的力量，就可以創造科學方面的貢獻、哲學方面的見解，我們就可以凌駕世界之上；「唯心論」者認為即使物質再大，外宇宙再廣大無邊際，但它是死的，而我們的智慧卻是活的，所以我們能夠控制很多物質的作用！因為精神能夠控制很多物質，所以精神要大於物質，這是一般的說法，印度當時也有這種觀念。

我舉出《楞嚴經》的價值觀後，再說《楞嚴經》對「七大」——地、水、火、風、空、見(根)、識的說法。所以《楞嚴經》在這個時代來說，它在佛教的立場是什麼呢？老早先批掉印度的「唯物論」，再批掉一般的「唯心論」；「法相唯識學」先破「極微」，就是破他們的「唯物論」，唯物講到極點就是「極微」，它相當於現在高級物理學講的「粒子」、「極子」等這些微小的東西。破好「唯物論」，思想建立清楚了，就能夠了解唯物論不如唯心論。

「破」的目的，是要破掉我們愛比較的第一意識分別心；如果有第六意識的分別心，我們就沒辦法體會無相的真理。佛學在這點來說，不管是小乘空、大乘空的思想和、唯識思想，甚至佛教的空性思想，第一個都是破我們的虛妄分別心；虛妄分別心破過之後，我們要認識世界的本相。

當然，因為覺悟還是靠「心」，當然要把心的地位抬得很高，但也不能把物質貶得很低，不可以這樣！必須要知道物質變化的原理，以地大來說，《楞嚴經》說，「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空的道理沒有離開物質的地大，物質的地大沒有離開性空的道理。請問：一個世界的生(形成)，是依靠什麼？是依靠精神嗎？是依靠火大嗎？是依靠水大嗎？……佛法說是依靠眾緣所生。眾緣如果是一無所有，連最小的物質粒子都沒有的話，如何來形成這個世間？可見，盡虛空遍法界都有物質的性質在裡面，不管它變成什麼樣子，它遇到某一個條件，或某幾種條件，或很多種條件的時候，它就會形成一個世界的誕

生。

在佛法客觀的觀察之下，世界形成的物質、極微的變化，「不能說」它有生，只到「有」滅就停止了；而是這裡滅掉、那裡生，那裡滅掉、這裡生。《阿含經》中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是整個廣大的宇宙中，這邊星河有個世界滅了，那一邊有個世界就誕生了。所以說構成世界環境的條件是什麼呢？簡單講是地水火風空(包括空氣)，因為空氣也是我們生活的必要條件。以九大行星為例，有些星球上沒有跟地球一樣的空氣，比方說火星上的空氣很少，木星上有一點，海王星上也有一點，可能有讓生物生存的條件；因為世界裡它有空大，就可能有空氣。也就是說，星球上有氧氣，可能讓我們人類在那裡生活。但是宇宙間很多的世界，有的還是死寂的世界，有些世界已經開始生了，有一點空氣和水，開始逐漸滋生生物了；有些世界是正在萬物滋長、欣欣向榮中，有些已經逐漸壞滅了；有些世界目前跟我們的

地球一樣，正在「住」劫中，有無數的有情、無情生命。如果從我們現代這個世界觀、宇宙觀來看，佛經所講的火也是「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火大也是種種火的條件，它沒有離開空性的真理；那麼沒有離開空性的火大，也是在性空的理體中出現。它的條件一旦足夠，火就現出了；所以這火性也是周遍法界、遍滿虛空的啊！

水性也是一樣，水是什麼東西和合而成的呢？它的化學元素是氫跟氧而已，其實氧就在空氣裡面，它如果遇到氫的話，就會轉換成水的存在。氫跟氧是氣體，水的存在還需要適當的冷空氣，水才以液體的狀態存在；如果沒有適當的冷空氣，水就沒辦法長久保存。至於適當的冷空氣，是有情、無情萬物在世界初生長時的必要條件，才能夠常保青山、綠水的存在；宇宙間如果沒有水大的話，任何條件它都不會有水的出現。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因為有水大，也有保存水大的條件，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遍地綠草、處處流水，所以水

大理性是空性，空性就包括有水大的表現。

空性中也有風大的動搖性，動搖性也在空性裡面顯現，這個也和我們的空氣有關係；如果沒有空氣，如何展現風大的動搖性呢？空氣因為受冷熱不均衡的壓力，就讓冷熱空氣有了流動性；或是空氣受到外力推擠的壓力，風就生起來了。過去我去參觀天文館，其中介紹形成太空的原因，我一看就知道這個默默運轉的浩瀚宇宙；如果宇宙間沒有風大的存在，就沒有辦法形成這個世界。我們不能夠說風大是從水生的，也不能講它無因緣而生的。也可以說所以「性風真空，性空真風」，就在這個地方來講。

在《楞嚴經》中講七大周遍時，都說它們「清淨本然」。「清淨本然」這句話，是說它沒有人為加以造作，所以說它「非因緣」、「非自然」。這地方所說「非因緣」，並不是推翻小乘佛教所說的眾因多緣的因緣、或是大乘所說的眾因多緣；這裡說的「非因緣」，是說不是單因單緣，或簡

單的二因二緣，就能夠形成地水火風，這裡所說的因緣應該是這樣說的。過去我研究《楞嚴經》的時候，當時我的老師生病了，由他的大弟子，他是白聖法師的師兄，也是我們圓瑛老和尚的法子——清緣法師；他在北平弘揚佛法。他來代課，他講課到這個地方，我就請問他：「經文這裡說『非自然』，那麼佛教就不是自然論，不是自然外道，我們承認。至於經文說『非因緣』，那不就違反佛教根本教義了嗎？無論佛教小乘經典也好、大乘經典也好，《大般若經》也好，都是說悟了因緣的道理就是見道了。諸法眾因多緣和合而生，所以才說它具足無自性的空性，說它是無生；現在說『非因緣』、『非自然』這句話，有『自語相違』的過失！」

清緣法師一時答不出來，他認為：「你是我們老法師裡面最小的學生，卻是最九怪（台語），提出的言論都是一種不合情理的！從來人家研究《楞嚴經》只有聽的份，沒有問的份；你居然問這個問題。」他當時沒有辦法解答，我們彼此感情

搞得馬上有些衝突，他急得面紅耳赤。下課後，幾個年輕的同學都認為我問得很有道理；如果不能如法如理地解說，那麼，《楞嚴經》可能會被人家推翻；如果把根本的「因緣說」都推翻的話，人家一定會推翻《楞嚴經》的教義。最後，大家都認為一定不會被推翻，因為在這個地方佛教有一個演繹法，就是說，風既然不是從東來，也不是從南來，不是從北來的，也不是從我們面孔生的，那麼風從哪裡生呢？它是「任運」而生。就是有這個環境、有這個氣候，空氣中有這個不平衡的壓力，空氣就會發生風的動性出來了。

這種說法還是「眾緣性空」的分析法，沒有違反眾緣性空分析法的理論，他這種演繹法沒有離開這個。因此，我就在同學裡面說：「那我們怎麼樣研究《楞嚴經》，讓它不違反其他經典理論，又保留《楞嚴經》的特色呢？」我說：「這裡所說的『非因緣』，絕對不是推翻眾因多緣，而是推翻『單因單緣』或『雙因雙緣』和合而生那麼簡單的因緣所生法。」這裡面

就有一點我們中國的思想，中國陰陽家說一陰一陽就能生；簡單的一陰一陽可以生，以現在的科學來講，陰電、陽電合起來，就能產生光亮或熱，這個是可以的！但是對複雜的生命現象來講，不能夠用簡單的解釋，一定是眾因多緣。《楞嚴經》所說的「非自然」，當然不是「自然說」，佛教哲學不是自然哲學；「非因緣」，當然也不是簡單的兩三個因或是兩三個緣和合而有，不是推翻佛教所說的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的說法。佛教所說的因緣是：「眾因」，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多緣」，是有很多很多的助緣。我們要推翻的是少數因緣，或是說兩三個條件合起來就有某一個現象出來，這種簡單的說法；認為這個不圓滿、不徹底、不可靠。這樣子一說，他們說：「唉！這就對了！」這樣子就不違反我們佛法的根本理論，這非常重要。

這裡最重要的有幾句話，大家看黑板，「性色真空」、「性火真空」、「性水真空」、「性風真空」，這五大在宇宙間是周遍法界的，是清淨本然存在的，這個可能

性跟我們心性覺悟的可能性一樣，都是周遍法界；這個原理是什麼呢？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眾生的心，我們對他了解不夠，依我們這種第六意識分別心來了解，是用生滅心來說實相法，是妄上加妄！好比過去中國人說「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後來科學進步，證實天不是圓的，地也不是方的，因為隨我們眾生科學知識的進步，會改善對宇宙、對世界的認知；隨我們心量的變化而有不同的知識。換句話說，眾生這種心量是在第六意識的知識條件下，可以說我們都是活在「業識」之中。第六意識為什麼叫「業識」呢？因為由意識主導的口，不是說好話就是說壞話，不是想好事就是想壞事，或是想中間的、不好不壞的事；所謂中間的事，如桌子、椅子、茶杯；等等。好比我想去買一個茶杯，它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善事」是對他人有利的，才可叫作善事；而我只是去百貨公司買一個茶杯，這種行為既不是屬於善性，也不是屬於惡性。當我心裡面想這種事時，是屬於「無記性」。

為什麼叫「業識」？心性一動，就叫作「業識」；心一動，不是動善的念，就是動惡的念，或動無記性的念，這個非常重要。因為在我們妄動的心，支持第六意識在分別業果的包圍之下，在業果體的世間所包圍之下，所以我們對世間的所知有限，但並不是全部無知。這裡所說的「世間無知」，應該包括在裡面；科學家只有少部分的知，我們不能說科學家完全無知。以我們一般人對宇宙的認識，可以說完全無知。哲學家也有少部分的知，他能有一部分是錯誤的知。科學家有一部分知，但是也可能有一部分是錯誤的知，所以科學領域不斷地進步，而科學知識不斷地增長；如果所知都是正確的話，就不需要增長或改進錯誤了，那就表示科學家的知都是完全的。既然有不斷的進步，表示裡面一定有一些錯誤的認知，才有進步的需要。不管怎樣來講，這「無知」包括「少知」和純粹的「無知」，這些程度應該都包括在裡面。

換句話說，我們迷惑「因緣」，大家

認為世界是簡單的幾個原因，及簡單的幾個條件和合而成的，或者是說它本來自然如此！所以，有一天，一個牧師跟我說：「你想想看嘛，梅花開得那麼香，為什麼其他的花，桃花就沒這麼香呢？梨花為什麼不香呢？桃花的樣子很像梅花啊！梨花也很像梅花；一個春天開，一個卻是冬天開。冬天那麼冷，冷得要死的時候，百花都不開，梅花自然而然地開，而且越冷開得越香，越冷開得越美麗；這個不是宇宙間偉大的上帝一種完美的傑作嗎？誰有這個能力把它創作出來呢？」

他說得認真，一副要我聽了之後，一定會佩服他的說法。他可能有說服力說服別人，讓人不能不承認有一個偉大的上帝存在，在嚴寒的冬天創造出一樹的梅花，除開「上帝的傑作」這個解釋，任何科學都很難解釋這一樹梅花的存在。他說得似乎很有道理，除開上帝，誰有這個創作的能力呢？對啊，好像滿有道理的！讓我們繼續深究下去。現在科技發達方面，幾乎什麼東西都能夠創造或複製，可惜就

是「一個細胞」沒有辦法創造。那就夠了啊！第一個細胞沒有辦法創造出來，一個完整的花朵沒有辦法做出來，完整植物的細胞，完整的動物細胞沒有辦法做，那麼是誰才有這種偉大的、神奇的能力呢？你們想想看，既然連科學家都沒有辦法創作出來，當然只有偉大的上帝才有辦法啊！他說起來很有道理，是啊！我們現在的電力不能到達這個地步，似乎不能不承認上帝的存在。但我也可以告訴他：「既然偉大的上帝能夠在寒冬創作出一樹的梅花，為什麼在酷熱的夏天不能創作出一樹的梅花呢？如果夏天也創作一樹的梅花，那我就承認你偉大的上帝能夠不受季節性的控制，夏天也能造作一樹的梅花出來；這樣，你的上帝就有絕對的全知和全能啦！如果上帝在夏天不能夠創造出梅花，可見，上帝的力量還有所不逮；那麼，祂就不是全知、全能喔！」（逮，音同代，有及或到達等意思。）

牧師說：「唉！你這個人完全就是愛跟我們抬槓子，你是信哪一個宗教的

呢？」

我說：「我暫時保留我宗教的秘密，信哪個宗教我暫時不講。我們現在講的話題就擺在這裡。」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一神論，只用一個簡單的因來解決問題，或兩個簡單的因來解決問題；在過去來講的話，就是二元論、三元論。這裡所說的因緣是二元論、三元論，甚至四元論，都不夠足以建立諸法的生因。佛教所說眾因多緣生，要具足種種的因素、種種的條件、種種的環境、種種的氣氛，才有某一種現象出現。這不是推翻佛教完美的因緣說，而是推翻簡單的因緣說，這裡說「非因緣」要這樣去理解。

另外，古印度有個哲學是自然哲學，他們說：「你看烏鴉黑的不得了！白鶴卻白得不得了！請問誰把烏鴉染得那麼黑？是啊！上帝哪有這個時間呢？沒有！又誰把白鶴洗得那麼白呢？用肥皂一遍又一遍，天天洗、天天洗，才洗得那麼白嗎？上帝哪有這個時間呢？沒有！

這個當然是自然的啦！白是自然的白，黑是自然的黑；一切世界存在的現象，都是自然的。」

古印度有自然外道，認為一切法皆自然而有，無造作者，這是《楞嚴經》所推翻的；推翻人們用第六意識做一種不正確的思惟，才能建立正知正見，這非常重要。所以佛法才說，這不是簡單的「因緣論」或是「自然論」所能夠了解的，這是為什麼？因為我們眾生有簡單的「因緣論」和「自然論」的看法；都是我們第六意識心裡面的分別計度，也就是法相唯識學說的「遍計執性」所計較而來的，時時刻刻都在普遍、計較、執著自以為是的妄想世界。

前幾天，我看某一個徒弟寫一篇文章，想要向大專同學發表。我看了以後，覺得他根本就沒有好好研究佛學，他隨自己第六意識心的分別計度，認為「大概佛教就是這樣」吧！因此，才會寫出這許多分別計度、有錯誤的文章；佛教不是由分別心所建立的妄想世界！如果有「想當然

爾！」這種心態出現的話，那也會讓我們的人生失去理智，讓人生淪為愚癡迷信。

目前所有對於宇宙、人生的學說，以我看來，佛法說得最好、最圓融！「宇宙萬有的生起」，在理論上，大家都可以辯論。你說「非自然」，我說「自然」；你說「非因緣」，我說是「因緣」，這相當有得論戰。但這些論戰在《楞嚴經》看來，全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啊！

「但有言說」，如果用佛學的眼光、佛法的顯微鏡，來好好地深究觀察，「宇宙萬有」的存在，是因緣和合而有的暫時存在，它是「假有」的存在；它但有「假名」，都沒有實在的意義。真理的意義沒有，它是用言說沒有辦法如實表達出來的，但言說是有的，為什麼？因為它是從第六意識的「遍計執性」，用言說表達出來的。好比我過去常舉例，我嘴巴說

「火」，有沒有火出現呢？我的嘴巴有沒有被火燙傷呢？沒有哇！所以，萬有「但有言說」！在佛法來說，我們人與人在一起，常犯上兩種過失：一種是我們心性上

犯了「見」的過失，另一種就是犯了「愛」的過失。通常知識分子會犯較多「見」的過失，認為凡是你的「見解」絕對不對，我要想辦法反駁你；依我的「見解」來解釋才正確。大家請看，一個真理的存在，能夠依見解判斷真理的有無嗎？可以依我們的見解，就能夠把真理說得非常圓滿而沒有缺點嗎？可以依我們的見解，就能夠透視所有的真理、貫徹始終而沒有一點錯誤嗎？不可能的！我們的見解一說出來，大概就是如此而已。裡面有不少的錯誤，連自己都不知道；說得客氣一點，如果有百分之九十對的話，已經很了不起。可是我們知道，大多數人恐怕連百分之五十對的程度都沒有！因此我們的見解，對「地、水、火、風」的看法，都不是正知正見；其實都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啊！

這「地、水、火、風」等四大，是物質，是色法，它盡虛空、遍法界；因為某一個世界滅了，經過久遠劫，遇到某些因素、某一些條件、某一些關係，在另一

個時空就誕生了一個新的世界出來。因為浩瀚無垠的宇宙裡隨時可能有一個星球大爆炸，而在另一個遙遠的時空中，有許多質能微塵就集合在一起，慢慢地冷卻、冷卻、……，當它到達適當的溫度、濕度、空氣、水……等所有條件都合適了，一個有新生命的星球就誕生了！

當然其中的因緣條件不是只有一、兩個，憑我們的智慧，我們沒有辦法說出那麼多因緣條件，一定有無數的因素在裡面，也不是簡單的兩、三個因素，三、四個因素，或兩、三個條件、四、五個條件，就能夠和合成一個世界；任何一個世界都有成、住、壞、空等變異，一個世界壞滅了以後，世界裡的所有生物滅都遭到大水、大火、大風等三災的摧殘，以至於完全「壞」滅；但廣大的宇宙中，有另一個世界卻在逐漸形成——「成」劫，到了「住」劫時，世界裡就逐漸有生命的衍生了。因此，世界成、住、壞、空等變異，絕對不是簡單的因緣而有！那麼，我們佛法是怎麼說的呢？地水火風都是無常的。在小乘

方面來說是對的。小乘佛法對世間法，單是以「我空」方面來講。

但大乘佛法有更上一層樓的看法，大乘佛法認為除了「我空」之外，對廣大宇宙的看法，它不是那麼簡單容易了解的，而是圓融無礙的看法，所以菩薩、佛的智慧，分別叫作「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是聲聞智，懂得一切法的總相，即是空相；「道種智」是菩薩智，懂得一切法的差別相用，從空出假，生起度化眾生的妙用。「一切種智」，是佛智；一切智、道種智都圓明，正遍知一切法，及緣生諸法的一切關係，又知任一關係牽涉廣大的、無盡的關係，不能夠缺少一個因緣或條件。能具有這樣正遍知的智慧，才算是完整的智慧。所以《楞嚴經》說，地、水、火、風、空、見、識等七大都是周遍法界，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如來藏就是我們眾生心性裡面皆隱藏周遍整個宇宙——十方世界的空間，與三世時間的一切恒沙功德。

我們在臺灣出生，在世界地圖上，我

們很渺小；以現代人來說，很容易就環島一周，外國人搭飛機很容易就來到台灣。過去玄奘很渺小，但他能夠不怕十萬里的旅行，徒步行走到印度取經；他克服了崇山峻嶺、冰天雪地高山的重重阻礙，也克服了鳥獸絕跡、沿路骷髏的酷熱沙漠，經過九死一生的艱難，終於到達天竺，完成了取經的心願。現在我們人人都可以超過唐三藏，花幾萬塊錢，就可以搭飛機到印度旅行，也可以到歐洲或美國旅行，乃至到世界任何想去的地方旅遊。

憑藉我們人類的智慧，還是能夠發揮強大的力量，將來我們藉由太空船，人人都可能到月球旅行，甚至我們可能到木星旅行，甚至我們可以到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去旅行；也就是說，只要我們用心去努力的地方，遲早就可以得到。這也說明我們的心是周遍法界的，它是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的；但是，「無所不在」也要靠條件！比方說我現在有錢，但是如果沒有現在的噴射機，即使有錢，也不能從這裡到美國；老實說，每一件事都不簡

單。好比飛機飛一段到日本休息一下，再飛到夏威夷休息幾天，再飛到美國加州，這種行程就慢了一些。如果條件足夠，就可以較快到達美國；好比從臺灣我們搭乘中華航空，經過約二十小時的飛行，直接就到加州了。能夠到紐約嗎？也可以！再換搭飛往美國國內的飛機，很快就可以到達紐約；這就表示我們人類的心力，也能夠完成想達到的境地。

所以心識也是周遍法界的，它非因緣、非自然。但是我們會感覺我們居住的環境很小，台灣的地面積渺小，感覺一點都不偉大；這是因為我們的第六意識所知的量太小了，所以就感覺自己很小。如果我們所知的量很大，就感覺自己的心境很大，可以大到盡虛空、遍法界。反之，如果我們的所知量很小的話，就感覺我們侷限在小小的臺灣。好比我過去在后里毘盧寺講經的時候，有一個住在山上種地的阿嬤，她的孫子長大了；她的孫子說：「阿嬤，我要去豐原擺地攤喔！」阿嬤說：「唉！你不可以去；你離開我，我看不到

你，我會吃不下飯！」

阿嬤要叫他生於斯、老死於斯！她的孫子在后里出生，國小畢業後，就要在山裡耕地，連后里都不能離開，怎麼可以到豐原去呢？那麼孫子的所知量，就隨阿嬤的所知量，就侷限在后里。阿嬤住的附近就是毘盧寺；毘盧寺如果對她好一點，讓她得到一點好處，她就好高興。

就現今在台北過生活的人來講，大家的胸襟都很大，都是「志在四方」。古人說，男兒志在四方！一樣的，如果你去美國，他去歐洲，男男女女都能夠去，這個胸襟就大得多了，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我們能夠這樣研究佛經的話，那就不同了；我們就有殊勝的感覺了！喔！我們的心量更廣大了，如華嚴境界「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無量無邊的世界都在我們心性的本體裡面。

我們來看第七「識大」，這「識大」怎麼講呢？說這個識心從什麼地方來？來無所從來！它從什麼地方去呢？去亦無所至！本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要知道，我們的心識，包括見聞覺知在裡面，見，有見性；聞，有聞性；覺，有覺性；知，有知性。這個見聞覺知，也都能夠盡虛空、遍法界。無論虛空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大，我們的知，就能夠有多大的知；我們的覺，就能夠有多大的覺。如果我們把自己侷限於小小的環境裡面，那就相當於「作繭自縛」，怎麼可能自由自在？所以，在佛教來說，我們為了這個身體，時時刻刻都在「我我我、……」不斷地計較，想要為這個身體多爭那麼一點點，實在是「可憐憫者」啊！《楞嚴經》說，盡虛空、遍法界都是我們的本體，我們不去悟，不去返回那個本體，硬是在自己的肉身上，爭「我我我、……」，這實在好像兩隻螞蟻在爭一點點餅乾屑一樣，兩隻螞蟻在那裡鬥爭啊！我們都忘掉自己心性的良知良能，它本來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達；這麼偉大的心性！所以佛陀告訴我們說：心性是大圓滿又無所障礙的；虛空有多大，我的心性就有多大；法界有多大，我的心性就有多大。

它盡虛空、遍法界，包括一切時間，也包括一切空間。

我們的心性不是別人所造作出來

的，不是上帝所造作的；它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也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它是湛然清淨、不生不滅的，它遍一切處！我們感覺事情有來有去，是由於我們有第六意識分別心；一有分別心，就有來有去；這有來有去的分別心，就讓我們的心量變得渺小了！所以，分別心是讓我們心性變得渺小的最大根源。分別心越多的人，煩惱越多，胸襟也越小，小到將來沒有辦法再做人，以後慢慢就做狗，以後慢慢就做貓，以後慢慢就做雞，慢慢越做越小，甚至以後做螞蟻！因為心量越來越小，能夠聞覺知的心量不斷地縮小；以致不能夠返觀自己原本盡虛空、遍法界的心性，因緣果報就是這樣！

我們如果知道我們的心性是盡虛空、遍法界的，本來如此的；它雖然是依託眾因多緣而現，地大盡虛空遍法界，水大也是盡虛空遍法界，火大也是盡虛空遍

法界，風大也是盡虛空遍法界，……。七大都是盡虛空遍法界，應所有眾生心性各別、所具備的條件，而顯現出來。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道理嗎？這個就是真性（如來藏妙真如性）的原理，這個就是我們心性真性的原理、宇宙真性的原理，都不離開我們心性裡面如來藏所現的。「如來藏」就是我們心性所具有的妙德，由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的心性原理所顯現的。所以我們是根據心性原理所現，《楞嚴經》說到這裡的時候，大家可能看到自己很渺小，現在了解自己的「心性」，本來充滿虛空、遍滿法界，大家都悟了，大家都感謝佛陀！也就是說，蒙佛微妙的開示之後，身心就發生一種非常愉快、蕩然的豁然貫通、無罣無礙的自由自在，不會被一點點物質所罣礙；觀十方世界就好像觀察我手中所拿的東西一樣，世間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原來都是我們的菩提心，是我們心性裡面所現的一種幻境而已，我們的心性就遍滿虛空了！所以，我們回頭看看，我們的身體，只是廣大的心性之海的

一粒微塵；這微塵在廣大的心性之海裡面載浮載沉！而我們生活的世界，只是廣大心性之海上的一個浮漚（泡泡）而已！我們生活的娑婆世界已經成立多少劫了？世界經過多少萬劫的成住壞空，不過是在廣大的心性之海上所現出來的幾個泡泡而已！這麼廣大的世界，竟然只像個泡泡；那麼，想想看我們身體像什麼呢？這時候才明白，我們的心性充滿虛空、遍滿法界。不僅如此，連地大也是充滿虛空、遍滿法界，水大也是充滿虛空、遍滿法界，火大也是充滿虛空、遍滿法界，乃至見大、識大也是充滿虛空、遍滿法界。七大都充滿虛空、遍滿法界，都同樣具有不生不滅的空性。

我們會感覺諸法有生有滅的現象，那是由第六意識虛妄分別而顯現，是由業識所顯現。眾生有無量無邊，眾生的業識也有無量無邊。如果這個世界滅掉了，大家生命裡的業力並沒有滅，當這世界壞滅了，怎麼辦呢？這些眾生要到哪裡去呢？會寄存在宇宙中另一個交到「住劫」的世

界裡。所以，我們佛經裡面就有提到，如果這個世界交到「壞劫」時，正在地獄裡遭受種種罪苦的眾生，將寄放到他方世界的地獄，繼續嘗受種種罪苦。這是由於眾生的業報所生，仍是由我們分別心的業報所感召而有的。如果沒有了分別心、沒有了業報，我們能夠悟的話，當下我們的心性就能夠盡虛空、遍法界。

《楞嚴經》在這個地方，有三個過程：

第一、要否定自我，證得我空。如果沒有否定自我，就會掉入婆羅門的思想中；婆羅門思想，就是「一神論」，認為宇宙萬有是大梵天所創作的。但我們佛教不認同這種思想，我們人人都有如來藏性，個個心性都能充滿虛空、遍滿法界，不是「一神論」，而是「泛神論」；若果悟到極點，大家都能夠充滿虛空、遍滿法界，打成一片。「一神論」的思想，根本就不合邏輯推理，是第六意識妄想分別的產物。而「泛神論」，就等於人人都具有平等的佛性，眾生個個皆能成佛，是「佛

性平等論」。

第二、要證得法空，不但「我」是四大、五蘊和合而有，具有無自性的空性。一切法也都是由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無不具有無自性的空性，但有假名，都無實義。所以對一切法都無取捨，歸於無所得！

第三、要把我執的空、法執的空也都空去，證得空空。這就是菩薩修行證圓通時修行的三個重要過程。

因此，在我們密宗的修行裡，修「大日如來佛身觀」固然也可以，但是大日如來法身佛，有沒有離開地、水、火、風、空等五大呢？沒有！我們前面說七大都是如來藏所現，「如來藏」是什麼呢？就是大日如來，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性本體。我們要修「大日如來佛身觀」的話，可以從什麼地方下手呢？從「地大觀」也可以進去，從「水大觀」也可以進去，從「火大觀」也可以進去，從「風大觀」也可以進去，從「空大觀」也可以進去，從「識大觀」也

可以進去！怎麼樣進去呢？初步的觀法，我們現在告訴各位：觀地大怎麼觀呢？觀黃色。觀水大怎麼觀呢？觀白色。觀火大怎麼觀呢？觀紅色。觀風大怎麼觀呢？觀黑色。觀空大怎麼觀呢？觀青色。這是密宗修行的通論！在密宗的實修上，通論是一種說法；別論的話，可能不同！在別論中，有些地方說觀水大不一定是觀白色；以後我們再來詳說。

因為今天演講的時間超過了，我講得很充實，讓大家都夠得到很精彩的、殊勝的一種佛學的認識。我們不浪費時間，現在下來靜坐。

【註釋】

註○七大：《楞嚴經》於六大之外，另加見（根）大，成立七大。見大之理性同於六大之理性，周遍法界。限於篇幅，經文請參考經本，茲將見大周遍的經文簡譯如下：

「阿難，假如外面沒有色法或虛空，這個見覺不會有所知。如果色聲香味觸法等現前，這見覺就有所知了！好比你今在祇

恒精舍，你的眼睛看到了早上的明亮或晚上的昏暗。在半夜，如果天上有明月就會有光明，如果沒有月亮就黯淡無光，這些都是因為你的見分在那裡了別啊！（其他聞、嗅、嚐、覺、知等也同理。）

我們的見精與明相、暗相及虛空，①是同一體呢？②還是不同一體？③是同也是不同一體呢？④還是異也是不異的呢？

①阿難，你見的作用如果跟明相、暗相及虛空四者是同一體的話，你要知道明和暗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明出現時暗就滅了，暗出現時明就滅了，所以二者體性互相銷亡，黑暗時沒有光明，光明時沒有黑暗；如果你的見與黑暗是一體的話，當明現前時暗就銷亡了，那麼你的見也應當銷亡了；如果你的見與光明是一體的話，當暗現前時明就銷亡了，那麼你的見也應當銷亡了；這樣，如果見滅了，怎麼能夠見明或見暗呢？（事實不然！）如果光明與黑暗是不同的，見卻是沒有生滅的，那麼怎麼能成爲一體呢？（見與明不能成爲一

體！見與暗也不能成爲一體！）

②如果你的見精與明、暗及虛空不是一體的話，你離開明、暗及虛空來分析你的見的根元是什麼相狀呢？你的見精如果離開了明、暗及虛空的話，它就好比是龜毛兔角一樣不可得啊！完全是因為有明、暗及虛空，你能見的作用才顯發出來啊！因此，明、暗及虛空都相異的話，那要從什麼地方來建立你的見呢？明與暗是相違背的，怎麼會有同的可能呢？你能見的作用如果離開了明、暗及虛空，它本不可得，又怎麼能夠說它與三者是相異的呢？

③由分析所見的空，再分析能見的見，根本分不出它空與見的界限，因此怎麼能說它完全是異（非同）呢？

④我們的見性能見暗也能見明，明與暗在那裡變遷（有生滅），但你的見性（常住的）卻沒有變遷，因此怎麼能說它完全是非異呢？

你再進一步細細地觀察辨別這見的功用，這光明從太陽來，黑暗從黑月來，虛

空是通暢的，大地是堅固壅塞的，你的見精是從這明、暗、通、塞這四種相的哪一種生出來的呢？都不是啊！因為見是有覺知的，虛空是愚頑無知的，它們非和也非合（非因緣）。然而，見精也不是無緣無故就突然生起來的啊！（非自然）

如果你的見聞嗅嚐覺知等體性都是周遍圓滿，它不動不搖、處處具備的。你應當要了知，無邊不動搖的、無處不有的虛空，和有動搖的地水火風（但它的體性卻是不動搖的），它們與如今講的見大，就共爲六大。它們的體性，就是眾生當體本具的如來藏性；雖然沒有如來的殊勝妙用，可是這個性體是眾生本來就具備的。你現在了解了，就應當照前面我說的道理去觀察，它們是有生滅的呢？還是沒有生滅的呢？色心二法、明暗通塞等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呢？還是沒有同或異的呢？

你不曾了解如來藏中具備這「性見覺明、覺精明見」的道理！性具之見，就是覺體裡的本有智慧光明，又本有覺性的精

明，就是妙明真見。它的體性本來就是清淨無垢染的、本來就一向如此的。它周遍於十方法界，橫遍十方、豎窮三際，處處時時無所不在。它還能隨眾生不可思議的心量與業力，應其所應獲感得的量，就現多少能力的六根，各各得到應有的受用。

如一見根周遍法界，聞根、嗅根、嚐根、覺根、知根也通通一樣是周遍法界，顯現微妙的、清淨光明的殊勝功用，周遍圓滿十方虛空法界，哪裡有固定的方向或所在呢？它是隨順眾生過去多生多劫所造作的業因成熟了，在果上就會顯出來它相應的功用。

世間的凡夫與外道都愚蒙無知，認為世間諸法一定是因緣（這是由事相所生之執，理不是如此），或是外道認為一切都是自然的、本來都是如此的，這些都是在第六意識上所生起的分別、計較、執著。實際上，我們所認為的見大等諸法，只是在名詞或言語上的認知而已，並不懂得真正的道理在哪裡啊！（真正的意義是見大周遍一切處。）

六祖慧能大師的悟道偈說：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這首偈頌是慧能大師對自己所親證自性清淨心最好的詮表！這自性清淨心無形無相，但周遍十方法界，它本來清淨離垢、湛然不動、具足萬法，它具足無量無邊的智慧光明，具足無量的功德寶藏！

因此，「七大」不離自性清淨心！我們每個人能受用多少七大呢？好比依正二報的好壞，這是個人的別業所感。我們的國家要受用多少的七大呢？如國家的種種基本建設，風調雨順或是有各種災禍，這是共業所感啊！如《楞嚴經》說：「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以上所說，見會性法師《楞嚴經》演講之七大周遍之「見大周遍」。）

註◎掌珍論：清辯與同時代的護法進行了

空有之爭論，他在《大乘掌珍論》立「真性有為空，如幻緣生故。無為無有實，不起似空華」之比量，從而確立了「無相大乘」之宗義。清辯論師是南印度中觀派論師，西元六世紀時，南印度秣羅矩吒國人，出身剎帝利，曾至中印度學習大乘佛教與龍樹的學說，後回南印度宣教。藏傳佛教傳說，他與佛護、解脫軍同為僧護門下。他復興了中觀派，因為認為彌勒所作《辨中邊論》意旨並不正確，曾經想與護法論義，但遭到拒絕。相傳他為了解決這個疑難，在阿素洛宮入定，希望等待彌勒降世成佛，以解決他的疑惑；清辯論師的著作很多都已經散失，但仍有藏譯與漢譯存在。著有《般若燈論》十五卷，唐朝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掌珍論》二卷，唐朝玄奘譯。

註◎關於《楞嚴經》真偽的爭辯：末法時代，懷疑古書的風氣盛行一時，民國初年呂澂、梁啟超等人就多所論述；呂澂

居士著《楞嚴百偽》一書的出刊，使得許多人都對《楞嚴經》生起懷疑，甚至有些寺院僧尼廢止早課誦念楞嚴咒，儼然《楞嚴經》是偽經之說已成定論。因此引起眾多漢傳大乘佛教信徒對他非常不滿！所以雖然他是個知名的學者，卻沒有真修實證的經驗，在佛法的信解行證上來說，只能算個在文字上作邏輯思惟的知解之徒。

也有些學者說《大乘起信論》也是中國人偽作。上師常說，如果有人能夠寫出像《楞嚴經》、《大乘起信論》那麼究竟的、了義的大乘經論，那他才是真佛出世！如果說發表文章攻擊《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是偽作，逞一時口舌之快，算不算毀大乘呢？將來的大罪苦果報怎麼受呢？

近年有一位日本學者，發現了梵文《楞嚴經》的貝葉斷片，更證明此經並非作假。又河南省南陽市菩提寺最近發現一函梵文貝葉經，共二二六葉，其中殘缺的有六葉，據說很可能是唐代《楞

嚴經》的孤本，是它的鎮寺之寶。

呂澂是民國初年楊仁山老居士創立金陵刻經處的得力助手，又和他的老師歐陽漸居士於一九一八年共同創辦支那內學院，復興了唯識學的研究。說「楞嚴經是偽經」，與「刊刻流通大乘經典」這兩者的功過怎麼抵算呢？不懂啊！

生活禪小品

佛說法四十九年，

卻未曾說過一字

佛陀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諸法實相是當體即空，自性本如，一切不可得。佛陀說法四十九年，可為什麼說自己沒有說過一個字呢？這不奇怪嗎？今天就來仔細地分析一下這其中的緣由——

關於佛陀這句話的深刻含義，我們可

以從幾個方面來說：

第一個方面，我們先從「佛的三身」來講，佛有法身、報身、化身三身。化身是佛應眾生機緣而顯現的應化身，是我們大家都看得見的色身。應身化身說法是用嘴巴講、用口說，或是寫出經文，通過語言文字的表達來說法，這些都是有相的。報身是佛的智慧身、光明身，是佛在因地修行，所積累的智慧功德，是福德莊嚴、不可思議的光明大報身；而報身還可以分為自受用報身和他受用報身。自受用報身，是佛自己受用的內證法樂之身；而他受用報身，是佛慈悲，為攝引菩薩向上而顯現的光明報身。就像經上所說佛的丈六金身；報身說法不是用嘴巴講，而是放光顯瑞。《楞嚴經》中就說得很清楚：佛頂上現的化佛在光中說咒，佛按指放光，照到十方諸大菩薩，十方諸大菩薩也放光照佛等等；有光明就有相，所以智慧光明身也是有相的。《金剛經》中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有相顯示，都不是真實的，都是虛假的；報身、化身都是有相

之身，既然是有相的，那就都是幻化的，而至於幻化身說的法，當然是幻化法，不是真法！眾生迷惑顛倒，著在相上，造業受報，所以生死輪迴也不是真的，而是虛幻不實的；而對虛幻的眾生說虛幻的法，只不過是方便應用而已！所以，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說的法也不是真法。最後我們再來說說法身，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是佛的真身，以正法為體，是無相的實相；既是無相，就不能跟哪樣東西比，所以無法可說！即使想盡辦法，也說不到它。所以真法以不說為說，無所說是名真說，故《金剛經》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第二個方面，我們要從「真如實相，無可言說」這句話說起。真如為萬法之體，在染在淨，其性不改不變，故曰「真如」，即眾生真實、如如不動之本來面目，亦是一切眾生應緣起用的靈妙真心，亦稱佛性、法性、自性等。佛說的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他親證的「本來如是」之境，非是創說，或是說了之後才有的；既然如

此，雖說亦同未說，即「一字未說」。佛性是無形無相的，故不可名狀，絕念離知，不是用言說可以說到的，所以叫「言語道斷」，也不是用我們的思想、推理和想像所能得到的，所以叫「心行處滅」。言語說不到，情識不能及，不可言說，說了即不是，所以動念即乖，舉心即錯；只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才能相應。

我們來說一個佛門公案：佛陀有一次在靈山，拈花示眾，他不講話，只把天人供養的花拈起來，舉示大眾；這時候，在座的人很多，天上的、人間的，都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有迦葉尊者會心微笑相應，佛立即宣告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予摩訶迦葉。」從此開創了禪宗法門，這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圓頓法門，不是四禪八定的漸次禪定法。所以，無言說可表，無文字可立。

第三個方面，我們要從「佛的涅槃相」來說說。首先，我們先來說佛所講的四種涅槃：

第一種、「自性涅槃」：就是一切眾生，不論飛禽走獸、蠢動含靈，都是有佛性的，它是不生不滅的。佛性並不因有了肉體軀殼而生，也不因肉體毀壞了而亡，它是不生不滅的；在我們的生命未形成之前，它是如此，在我們降生之後，它也是如此；乃至在我們死亡之後，它仍是如此，它是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動不搖、不垢不淨的，這就是涅槃。其意就是寂滅、輕安，不生、不滅；所謂「寂滅」，並不是死亡，而是不生不滅。只要我們的心證到不生不滅，寂滅就現前，就證了涅槃妙果，我們學佛修法，就是為了要證得涅槃。

第二種、「有餘涅槃」：這是小乘聖人所修所證之果。眾生執著於我，亦即有我執，執著有我這個人，我就要享受，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貪得無厭，以致造業受報；由於善惡業所感，其壽命即有分限，其身形亦有段別，或為人身，或為天人，或為修羅，或為餓鬼，或為畜牲，或到地獄！在六道中輪迴不已，不得

出頭，故其生死為「分段生死」。小乘聖人，總認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證，這其實是「法執」；他們斷見思惑時，我執已滅，人我已了，善惡不著，所以能夠出六道輪迴，了分段生死；但阿羅漢執著於苦集滅道四諦法，辟支佛又執著十二因緣法，由於法執未了，思想上不免有一生滅的變易，意境上即不得安穩受用！吾人修道，由迷轉悟，由凡夫而羅漢、菩薩，每一意境的轉化，恰如一度生死；此「意轉」而非形遷的變化，即「變易生死」。小乘聖者還有變易生死，尚留有尾巴，所以叫「有餘涅槃」。

第三種、「無餘涅槃」：分段生死和變易生死都了了，有漏之因都淨盡了，也叫做漏盡通，這就是無餘涅槃。

第四種、「無住處涅槃」：我們活著的時候，因為有個肉體在，總需有個寄托處，心裡不免想：一旦一口氣不來了，四大分散了，到什麼地方能夠安身立命呢？修淨土宗的人說：「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去了，我們依靠阿彌陀佛、觀世音菩

薩、大勢至菩薩再去修證，我們是有地方去的。」那麼修禪宗和密宗的人，將來要往生到哪裡去呢？這是佛教徒的一個大問題，我們假如能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學習佛教經典就容易理解了；因為佛說法，就是要解決這個生死大問題。前面說了，自性是不生不滅的，所以，生無所生，死無所死，之所以有生死，無不是我們的執著在作怪；活著的時候，把一切都妄以為實有，人身、家庭、金錢、物質、名利、地位等等，樣樣都想追求，都要貪取、佔有；於是執著外來的境界，「心隨境界轉」。有取有捨，有愛有憎，所有的一切，都種在我們的八識田裡了；這個第八識，叫阿賴耶識，是儲藏識，所有一切好的種子、壞的種子，生滅與不生滅，都儲藏在這個倉庫裡。一旦人死了，四大分散了，這個身體不能用了，房子壞了，就要開始搬家了；這個時候，因「執我」故，就生出了中陰身。「中陰身」者，就是原來的肉身已壞了，人已死了，而未來的身體還未形成，還沒有投胎轉生；就在這中間時

期，第七末那識，即俱生我執，執著有我，就有我身，於是由意生出一個虛幻縹緲之身，叫「中陰身」。人身肉體是以地大為主，是沈濁的；而中陰身是以風大為主，是縹緲的。因為沒有肉身包裹它，因造業受報，業力所感之故，隨生前所造的善惡業而分別遮蔽了好或壞的地方，顯現出相應的或好或壞的境界，這時八識裡的種子都翻騰出來了；過去因執著得厲害，現在見了境界、影相，就隨之心動、追逐、執取，於是又在相應的六道中轉生了。因此，追究生死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念妄動」，執著事相、執取境界，而落入相應的業果中；如果我們現在時時鍛煉自心，曉得一切色相界，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妄想現前，不去追逐、不去貪求、不去執取，心都空淨了；那麼一旦這肉體損壞時，四大分散了，這八識心王出來之後，即能做主，不隨境轉、不入胎胞！因此，我們修法用功，需要在活著的時候，努力提高警惕，認清一切色相皆如夢幻，不執取追逐，而現證菩提。活著時，瀟灑自在；死

後，任他幻境變現，也一念不動。若能如此，即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來去自如，而隨緣赴感，無不自在了！這種不受環境支配，不為業轉的成就作為，才是「真了生死」，此謂之「無住處涅槃」。

【附註】

佛在世間說法的時候，就經常說：「佛法離一切相，離文字相，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這就是表示佛法是無有實法的法、不著相的法。佛付法給摩訶迦葉的偈子說：「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法本法無法」，意思是一切心法根本就沒有實法，都是應病與藥，隨機假設的，所以「雖有而無」；「無法法亦法」，雖然無法，但是「假用不無」，譬如，世界宛然有，身體宛然有，衣食住行等等，也統統都不是沒有，而且各各都能派上用場，說個「無法」還是不曾離「法」，「今付無法時」，因佛法是應病與藥的，雖有而無，雖無而有，所以現在傳付這個法的時候：「法法何曾法？」，八萬四千法門，儘管說了這麼多，但最終

一法也不可得；明示我們不實不虛，不即不離，非空非有，非有非空的妙用真心。

所以，經文不過是進入佛法的門戶、是入佛的路徑，而要入這個門戶，又必以究讀經文為先導；但千萬不要以此誤認為經文是實法，而執著於經文；所以才有佛陀的那句「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的話。佛陀這句話雖看似矛盾，實則是一場需要用心體悟的開示，希望大家通過今天的解說，能夠解開心中的執著！

四種學佛偏差的行為

有些人常說，學佛之前，一切都還正常，起碼還能為家庭付出，對自己的事業也算上心；但學佛以後，就開始各種不正常了。而這些不正常的行為和心理，在被家人看到後，讓他們對佛教產生嚴重的誤解與怨恨，還可能間接地斷了家人接觸佛法的善根。其實這都是因為沒有系統地聞思佛法教理，而產生邪見導致的。今天就為大家一一列出，哪些錯誤的學佛行為

與心理，希望大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第一種、自私自利無知型：有的人學

佛不和家人溝通，比如背著丈夫分別受了居士五戒、菩薩戒，乃至還想偷偷把孩子送去寺院出家。並且特別反感別人吃肉，不僅自己吃素，還強迫性地要求家人一起吃素，讓家人也守「八關齋戒」；還口口聲聲說要辭職、要放棄自己的事業，認為一切工作都沒有意義。覺得自己是一個追求精神世界的人，要辭去工作，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甚至家人多次與她商討，她還義正辭嚴地說：

「我怎麼了？我不就是學個佛而已嘛！你們為什麼不能理解我？你們為什麼不支持我？我誦經也是為全家祈禱啊！我希望我們能建立一個佛教家庭，如果你們不支持我學佛，我就只能出家了。」說得家人的心都在滴血，就因為她所謂的「學佛」，讓彼此往日的情誼慘淡無光，讓家人感受到的只有困苦與無奈，但她從未感受到；或者她根本不認為家人應該有困苦與無奈。這種不顧及家人感受，

自私自利心態，根本不是真學佛，也非對佛的真供養了！真正對佛的供養，應該是領悟佛理，把智慧應用到生活中；並且能將佛放在心中，而不是光在相上執著。

《金剛經》裡有這麼一句話：「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佛弟子應該多聞思佛陀所教導的真理，多體悟自心才是！學佛起碼要做到家庭和諧，能當眾人的表率、能讓人對佛法起信，這才是真學佛。

第二種、狂熱追星無主見型：有的人可能皈依了一家非常殊勝的正規寺院，導致她非常狂熱地追隨這家寺院的點點滴滴，或者迷戀某個上師，完全冷落了自己的家人乃至朋友；而且還不注重佛教的教理、教義，儼然一副寺院教派，只承受某寺院的說法，或只聽她所信奉的上師之語，將之奉為真理，並開始加以模仿；生病了不看醫生、不打針、不吃藥，也不管這是純粹生理病、還是業障病、亦或是鬼神惱害病。不僅自己如此，還要求她的家人也要這樣，認為生病吃藥打針的人，就

是對佛法沒信心；甚至不惜說要為上師奉獻自己的身體，甚至是生命。結果到頭來發現這個所謂的上師，原來是個斂財騙色的流氓假上師；不僅上了當受騙，還耽誤了青春，這能怪誰呢？

其實，有學佛朋友圈沒有錯，護持某個寺院也沒有錯，大可以引導家人一起學佛；但不可因為自己進入這個圈子，就完全冷落家人。你畢竟還有家，還有現實社會的交際，所以做到家庭和諧、不冷落家人是很重要的！至於迷信假上師的神通而被騙的事情，其實，這還是缺少教理所導致；上師有多大能耐能揮手治病？要知道，佛菩薩也不會輕易幫人揮手治病的。因為每個人的病，都有他的業力和因果，佛菩薩也不會隨便干涉因果；而且要佛菩薩幫你治病，你得先讓自己與佛菩薩之間建立因果善緣。比如自己依照佛理改惡向善、念佛禮佛、懺悔罪業，這樣佛菩薩才會以祂的願力適當地幫你，如是因、如是果；實際上，是你自己幫了自己，佛菩薩只是助緣，並且病也分生理病、業障病、

鬼神病好幾種；如果你是生理病，即使達到如上條件，感應佛菩薩來幫你，佛菩薩也只是冥冥之中，引導醫生或者藥物給你治療。至於業障病或者鬼神病，則有另外的對治！即使沒有佛菩薩的加持引導，得了生理病，看醫生吃藥，也無可厚非，這無關有沒有修行！佛陀曾經得了生理病，也得看醫生、吃藥乃至針灸；佛法是智慧學，不是迷信學。

至於神通，一定要小心辨別，現在十個神通九個假，不信你大可試探！比如拿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試探詢問等等，不要總聽那些根本無法考據的忽悠和暗示。關於假上師騙財騙色，其實佛早就說過，佛弟子當奉行「四依」法，所謂：「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就是說，凡夫說法也會有錯誤的地方；這個時候就可以對照經典，如果經典明確告訴我們不准這樣，上師卻說可以這樣，那麼上師就是錯的，我們要有智慧去辨別；不能一味地把上師的話，奉為真理。

《楞嚴經》裡有一句預言：「是十種魔，在末世的時候，會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己現形，皆言己已成正遍知，讚歎淫慾，破佛戒律，先惡魔師與魔弟子，淫淫相傳，近則十生，多則百世；正因為這種邪法，很正統地掛了佛法之名，所以讓真修行的人，以為自己在修學佛法，於是雖然努力修行，卻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果有人如我這般說，則為佛說；不如此說，則為魔說。」佛在經典上如此清楚明白的預言，乃至《楞嚴經》五十陰魔等處，還多次提及此類說法，不知為何總有人故意視而不見，是因為怕自己承認自己的迷信是錯誤的？於是錯上加錯地來辯解，以證明自己的迷信是沒錯的。總之，佛弟子不可愚昧地奉行，某某人怎麼說怎麼做，應當奉行「四依法」。必須學習經典，多聞思修，這才是真學佛。

第三種、神經兮兮導致著魔型：有些

佛弟子在打坐時，會看見一個幻影，若隱若現，後來飄來一股奇妙的香氣，那幻影就不見了。就想當然地認為一定是諸佛菩薩加持，替自己趕走了冤親債主；又或者念什麼經、什麼咒，剛好自己出了不好的事情乃至生病了，就懷疑此經此咒是否有問題，完全沒有客觀地分析緣起上的原因；整天神經兮兮地執著見光見佛，完全忽略了《金剛經》所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由於太追求感應和境界，最終導致著魔，被附體，變成精神病者，這怪得了誰呢？其實，這還是缺少聞思教理導致的。廣欽老和尚曾說過：「念佛想往生，也只能等到你命終前七天，才會知道。」

如果生前太追求感應和境界，往往容易著魔，為什麼？因為你不會分別境界是好是壞，即使魔化現成為菩薩，你也認不出來；這個時候，一旦執著其中，那麼魔知你心念，便會常常顯現；時間久了以

後，當事人就會出現異常。試想，佛菩薩怎麼可能會常常化現給我們看呢？這樣豈不是讓魔有了方便，佛菩薩不會這樣教化眾生的；但是也有例外，因為佛菩薩顯現是看時機因緣的。比如一個沒有入佛門的人，如果顯現一下，可以讓他皈依，那麼佛菩薩就會顯現一下。一個人要退道了，需要佛菩薩讓他堅定信心，那麼也會顯現一下；而現在沒有必要的時候，佛菩薩是不會輕易顯現的。

還有就是咒語和佛號，可以保護我們的身，但是無法完全管住我們的心；如果知見不正確，起了心魔，出現幻覺、幻聽，被自己的幻覺、幻聽嚇出毛病，這是連護法神都照顧不到的！因為，那些境界是虛幻的，不一定是外在的魔。但是，當你執著這些境界久了的時候，外魔就會被招感過來，而如果你無所求，心中一片光明，就不會有任何魔擾；再加上好好念佛、念咒，一身正氣自然招感善神護法。縱使有天魔，護法神也會不留餘力地保護你；所以，具正知見，真的很重要！記住！只能

相信命終時，顯現接引你往生的阿彌陀佛才是真，平常顯現的也不能說全是假的；所以，只要不執著，只要你如如不動，假的也有益；若你執著了，真的也有害！當然，不一定有魔鬼干擾，就一定是邪心所惑；也有一種情況是宿世冤家討債，但是，只要好好地念佛、念咒，有了佛菩薩的護佑，並保持正念，便不會招感魔擾。

第四種、狂熱追求且無知型：有的人

認為佛菩薩無所不能，求什麼就有什麼，拼命念經、念咒，就是為了求這、求那；恰好得到了一點東西，就說都是來自佛菩薩的感應；若得不到，就埋怨佛菩薩，甚至生起退心，這是因為完全沒有佛法基礎所導致的。我們要知道，佛菩薩也不能直接干涉眾生的因果；而眾生這輩子的苦樂禍福，都是上輩子的善惡業力所決定的！行善積德，固然可以改命，但絕非一朝一夕即可形成。

【附註】

以上所說的這些內容，在初學者身上常會遇到；如果你身邊的家人或者朋友，

也有這種跡象出現，大可把今天的內容分亨給他們看，打預防針，有時候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任何東西都是學而知之，說這些並非諷刺別人，而是要說出一些存在的現象，讓學人及時改正。也避免更多的後學繼續誤入歧途。當然，如果您也有不同的看法，您也可以將您的故事，發送給大家，讓大家分享！



**七次投胎做你的孩子，
究竟為了什麼？**

佛說：今生種種皆是前世因果，前世因，今世果。每一次相遇都是冥冥中註定的因果，你身邊出現的人，都是註定出現在你生命中的，他們一定會教你什麼，或許是前世你與他有緣，今生相續；又或者，是前世的債，今生來還；而這輩子種下的因，下輩子來還。所以，我們天生而為人，一定要心向善、向上、向光明！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有因必有果；如果種下前世的因，那麼無論經過多少個輪迴，都

擺脫不了今生的果，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則因果輪迴的故事。

《眾經撰雜譬喻》曾記載了一個讓人警醒的故事：

有一位男子，娶了兩位太太，大太太膝下無子，小太太則生了一位容貌端正、模樣可愛的男嬰。男子對這個兒子疼愛有加，大太太見狀心生嫉妒；但在外人面前，卻還要裝出一副十分疼愛孩子的模樣，讓大家都以為大太太將男嬰視如己出。其實，大太太自始至終的意圖都沒有改變過，就是要害死小男嬰，只是一直在等待時機；就在小男嬰大約一歲時，她找到了機會，用針深深刺入小男孩的腦門，可愛的小男孩因為深入腦門的鋼針，啼哭不止，只過了七天，便魂歸西天。大太太在男孩死後，還裝作一副傷心欲絕、肝腸寸斷的樣子，希望以此洗脫自己的嫌疑；而小太太不相信自己骨肉的死是一場意外，於是在各種查證下，種種證據，讓她懷疑兒子就是大太太殺的。因喪子之痛，以及有仇未報的怨氣等多種打擊，小太太

鬱結於心，過了不久也去世了。

過了不久，大太太也有了自己的女兒，可愛至極，她對女兒可以說是疼愛有加；然而，在一歲的時候，女兒卻突然病逝了，她悲痛嚎哭，勝於過去的小太太。隨後的幾年，大太太陸續續生了六個可愛的孩子，但是，卻都在幾歲的時候，突然生病而逝。每一次，大太太都悲傷欲絕，一直到第七位女兒，那小孩子生得更美麗動人、聰明伶俐，重點是她健康成長到了十四歲，還找到了一位心儀的丈夫，就在大太太以為自己終於逃脫了小孩早夭的命運時，第七位女兒在她十四歲結婚的前一天晚上，突發疾病，也死了。大太太更加悲痛，整日以淚洗面，不能接受女兒去世的事實；更把女兒的遺體放在棺中，不肯讓僕人蓋棺，日日看著女兒的面容，茶飯不吃，默默無言，以淚洗面。而且死去女兒的容顏，比生前更美麗了。就這樣過了二十多天。有一位阿羅漢，因與她有法緣，準備去度化她，這時的大太太，蓬頭垢面，憔悴不堪，阿羅漢問道：

「你們家裡是不是曾經有一位小太太，她現在已經死了，請問她是怎麼死的呢？」

痛哭不止的大太太，聽了這一問，頓時害怕了起來，擔心自己殺害小太太的事被他人知道，立即問：

「不知道聖者問起小太太的事，又是為什麼呢？」

阿羅漢說：

「等你梳理完，我就告訴你！」

大太太迅速地梳理完畢，阿羅漢才緩緩說起來：「你殺了小太太的兒子，讓她痛苦而死，而你之前去世的七位小孩，都是她投胎而來的；她的意圖，就是讓你也感受喪子之痛，悲傷而死！」

她聽了之後，不敢相信，那些可愛動人、聽話孝順的女兒，怎麼可能是小太太投胎而來的呢？阿羅漢又說：「你若不信，就去棺中看看吧！看看你死後還保持美麗的女兒，是否依舊美麗？」

等她再看女兒時，發現本來容顏端祥的女兒，在短短的幾分鐘裡，居然瞬間壞

爛，臭穢不堪，根本難以靠近。曾經依依不捨的心，也頓時變成了慚愧與震驚，立即呼喚僕人蓋棺，將女兒埋葬。看到這樣的事實，大太太也明白了因果不虛，六道輪迴的痛苦。便請求阿羅漢為她皈依、受戒，希望消除罪業，出離輪迴。

第二天，她收拾好行李，前往阿羅漢所說的寺院，準備皈依，可是小太太依舊心懷怨氣，化作毒蛇，擋在路上，想咬死她；大太太看著毒蛇，不能前進，心生恐怖。阿羅漢用神通前來，對著攔路的蛇開示：「你為報殺子之仇，投生作大太太的女兒，已經七次了，彼此互結冤仇，互相仇害，輪轉無期；儘管如此，這些罪過，尚可度脫。但是，你現在阻礙她皈依受戒，惡報甚大；那這罪惡會讓你墮入惡道，受苦無窮！」

毒蛇聽聞阿羅漢的開示，知道宿世因緣果報，心中怨氣，也隨之消散。阿羅漢觀察得度因緣已經成熟，便為他們開示佛法道理；一人一蛇互相懺悔罪業，蛇因聞法功德，旋即命終，投生人道；而大太太

聽聞佛法後，心開意解，皈依三寶，精進修行，最後，證得須陀洹果。

【附註】

這兩位太太，是幸運的，遇到了阿羅漢，有緣聞法，明白因果不可思議之力，不再「冤冤相報」！皈依三寶，懺悔業障，因此免除痛苦的果報，大太太還因此證得果位。在生生世世的輪迴當中，我們所造下的罪業，若有體相，盡虛空遍法界不能容受；我們身邊的人，哪一個不是因業力而來的呢？沒有宿命通的我們，又如何清楚知道自己每一世的因緣？

世間一切的悲歡離合，都不是偶然，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註定好的，世間有一句帶有「貶義」的話：「因為相欠，所以相見。」其實，這話也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其實，在我們的輪迴路上，除了「業力」，還有一個人，總會默默陪伴著我們，祂也會無數次變成我們的兒女，但不是因為業力而來，而是因為願力，祂就是諸佛菩薩。在兆載永劫的修行裡，諸佛菩薩，不知多少次，做我們的兒女、父母，與我們

結緣，為我們付出；也不知道多少次，來到我們身邊，以種種的身份、種種的姿態，只為成熟我們的根機，祂只希望我們能念出一經一咒、一句佛菩薩的聖號，從曠劫的輪迴大夢中醒來，回到佛國淨土中，做祂最尊貴的佛子。從此也不再輪迴，不再有悲傷，不再有恩怨；因為佛國淨土中，皆為清淨眷屬，只有法樂、法緣，可以一起暢遊十方世界，心意相通，攜手度化婆婆世界中，生生世世的父母、兒女、親朋好友。

謙和與寬厚

清代有位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名叫畢秋帆，他是江蘇鎮江人，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相媲美的《續資治通鑑》，就是他編纂的。

乾隆三十八年，畢秋帆任陝西巡撫；赴任的時候，經過一座古廟，畢秋帆進廟內休息。一個老和尚坐在佛堂上誦經，弟子報巡撫畢大人來了，這個和尚既不起身，也不開口，只顧念經。畢秋帆當時只

有四十出頭，英年得志，自己又中過狀元，名滿天下；見老和尚這樣傲慢，心裡很不高興。老和尚念完一卷經之後，離座起身，合掌施禮，說道：「老衲適才佛事未畢，有疏接待，望大人恕罪！」

畢秋帆說：「佛家有三寶，老法師為三寶之一，何言疏慢？」

隨即，畢秋帆上坐，老和尚側坐相陪。交談中，畢秋帆問：

「老法師誦的是何經？」

老和尚說：「《法華經》。」

畢秋帆說：

「老法師一心向佛，摒除俗務，誦經不輟，這部《法華經》想來應該爛熟如泥，不知其中有多少『阿彌陀佛』？」

老和尚聽了，知道畢秋帆心中不滿，有意出這道題難他，他不慌不忙，從容地答道：「老衲資質魯鈍，隨誦隨忘，大人文曲星下凡，屢考屢中，一部《四書》想來也應該爛熟如泥，不知其中有多少『子曰』？」

畢秋帆聽了不覺大笑，對老和尚的回

答極為讚賞。獻茶之後，老和尚陪畢秋帆觀賞菩薩殿宇，來到一尊歡喜佛的佛像前；畢秋帆指著歡喜佛的大肚子，對老和尚說：「你知道他這個大肚子裡裝的是什麼嗎？」

老和尚馬上回答：

「滿腹經綸，人間樂事。」

畢秋帆不由連聲稱好，因而問他：

「老法師如此捷才，取功名容易得很，為什麼要拋卻紅塵，皈依三寶？」

老和尚回答說：「富貴如過眼雲煙，怎麼比得上西方一片淨土！」

兩人又同來到羅漢殿，殿中十八尊羅漢各種表情、各種姿態，栩栩如生，畢秋帆指著一尊笑羅漢問老和尚：「他笑什麼呢？」

老和尚說：「他笑天下可笑之人。」

畢秋帆一頓，又問：

「天下哪些人可笑呢？」

老和尚說：「恃才傲物的人，可笑；貪戀富貴的人，可笑；倚勢凌人的人，可笑；鑽營求寵的人，可笑；阿諛逢迎的人，

可笑；不學無術的人，可笑；自作聰明的人，可笑……」

畢秋帆越聽越不是滋味，連忙打斷他的話，說道：「老法師妙語連珠，針砭俗子，下官領教了。」

說完，深深一作揖，便帶領僕從離寺而去，從此，畢秋帆再也不敢小看別人了。

【附註】

富蘭克林說：「缺少謙虛，就是缺少見識。」知識越多的人，往往越謙虛；謙虛使人得到尊重。上面這則故事，教育我們為人處世雖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可自高自大。做人要謙和、寬厚，千萬不可恃才傲物。

眾所周知，黑格爾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他學識淵博，但他從不因內心的豐實而對身邊的人進行奚落和譏諷，更不會隨便對人進行指責和教訓。可以說，他在生活中是一個極其謙虛隨和的人。也正因為如此，他周圍的朋友很多，大家都十分喜歡跟他交往，凡有聚會，就一定會邀他

參加。

於是，有一次，他給大家講了一件發生在他兒時的小事：

有一天早晨，我早早起來隨父親去晨練，走到半路時，父親突然停住了腳步，並屏息聆聽。過了一會兒，他問我：

「孩子，你聽到了些什麼聲音？」

我說：「小鳥清脆的叫聲。」

「除此之外呢？」父親又問。

我又仔細聽了聽說：「嗯，還有馬車聲，對嗎？爸爸！」

「孩子，是的！是有一輛馬車賓士的聲音；不過，你說的還有些不太準確，應該是一輛空馬車賓士的聲音。」父親笑著說。

我這下來了興致，他搔了搔自己的頭，十分吃驚地問父親說：

「我們都沒看見，您怎麼斷定那一定是一輛空馬車呢？」

「道理很簡單，只要從聲音就能輕易地分辨出是不是空馬車，因為馬車越空，噪音就越大。」父親解釋道。

父親要告訴他的是，做人要謙和，切不可自以為是，隨意貶低他人，否則你發出來的，都將是不受聽的「雜訊」。自此之後，每當黑格爾要出現粗暴地打斷別人說話苗頭的時候，每當要出現自以為是、貶低別人苗頭的時候，他都會想到父親的忠告：「馬車越空，噪音就越大。」

一個內在修養好的人，其言行舉止必然中規中矩，合情合理，不會越常失態，任意妄為。古今中外，大凡是有高深修養的人士無不如此。他們在平時能做到言語不出格，當成就了事業之後，更從言行上嚴格要求自己。

如何保持謙和的態度？首先，切不可恃才傲物。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人可以僅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所以身處高端，一定要懂得感謝他人、與人分享、為人謙卑，這才是贏得人心的最好計策。其次，應該具有容人之量。面對不如你的人，不要苛求他，而是要寬容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做錯了，也要給予正確的指導和改正的機會。第三，要與人為善，切不可揭人瘡

疤，戳人之痛。不要拿別人的缺點開玩笑，不要說有損他人人格、尊嚴的話語。面對別人的贊許和恭維，應當越發謙虛謹慎，彬彬有禮。

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在一座小城裡，有一個老太太，每天都會坐在馬路邊，望著不遠處的一堵高牆，她總覺得它馬上就要倒塌，很危險。於是只要看見有人向那裡走過去，老太太就會善意地提醒：

「那堵牆要倒塌了，離遠一點走！」被提醒的人不解地看著她，便大搖大擺地走過去，但牆並沒有倒塌。老太太很生氣：

「怎麼不聽我的話呢？」

接下來三天，她仍然提醒別人，但許多人走過去也沒有遇到危險。第四天，老太太感到有些奇怪，又有些失望：

「它怎麼沒有倒呢？明明看著要倒的啊！」

她不由自主地走到牆下仔細觀望，就在此時，牆真的倒了，老太太被淹沒在石磚當中，當場氣絕身亡。

【附註】

「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講的是做人的道理和方法。這包括兩方面：一是防患於未然，預先覺察潛在的危險，並採取防範措施；二是一旦發現自己處於危險境地，要及時離開。

說到底，就是要有預判、有選擇、順勢而為。原因並不在於情況有多危險，而在於不能因為無意義的事情犧牲自己；要留着有用之軀，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甚至有時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故「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句話，並不是說君子要遠離危險，而是說要遠離不必要的危險；也就是要懂得「趨吉避凶」這四個字。

這句話對我們今天來說，值得認真思考：一是認清「危牆」，洞悉事件。要對「牆」的未來作判斷，辨識「危牆」之「危」在何處？覺察潛在的風險，防範於未然，才不會處於危險的境地，才能遠離傷害；

二是分析判斷，預測危害。「危牆」倒塌會帶來哪些傷害；三是科學決斷，明智選擇。自身行為是選擇「立」（站立）還是「離」（離開）；四是主動作為，積極應對。制定措施，消除「危牆」的隱患（如果真是危牆，是不是推倒了重建）。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提醒別人的時候，也提醒自己呢？提醒自己給別人留點餘地、給別人留點尊嚴。每個人都有不足的地方，容許別人的不足，也是對自己的寬恕；因為世界上沒有完人，包括自己。



沒有數字的存款簿

徐文華

存款簿的功能，相信大家都知道。人們努力工作讓裡面的數字慢慢累積，也從中獲得期許與成就感。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第二本存款簿，大家知道嗎？

從我們降生的那一刻起，這第二本存款簿就開始跟隨著我們，靜靜的躺在心靈間的某處。有些人的存款簿或許從

未有任何進帳，而有些人卻已存了不少本金。這本存款簿是觀世音菩薩的存款簿，裡面記載了我們每天的善念、善語、善行及種種布施。因此，每個人存款簿裡面的數字都不同。

那麼，要怎麼樣使用這本存款簿呢？當我們業力現前，受到種種考驗時，它便會發揮最大的力量。以大乘菩提心會的諸多案主為例，若非平時累積種種善念、善行，又怎麼會有福德因緣接受這七百多位菩薩的布施呢？在這二十多年的訪談工作經驗中，有不少接受幫助的案主，心裡總認為自己欠了別人的錢，其中更不乏有日後再償還的想法。這時，我總會將「第二本存款簿」的概念告訴這些案主，最後他們都歡喜感恩地接受菩薩給予他們的「利息」。

菩薩慈悲，知道弟子有難，便會將屬於他們自己的那份資糧撥下來。無論善事的大小多少，全部都累積在那本存款簿裡。即便是一沙一塵，也皆悉自作、自得！我們大乘菩提心會的七百多

位菩薩，都已經累積了好多資糧。感謝諸菩薩長久以來的護持，祈願我們都能繼續廣發菩提心、利益眾生！

每晚臨睡前，大家不妨試問問自己，「我的第二本存款簿裡面，還有多少存款呢？」

（本文為作者於民國一〇三年個案輔導心得。）



（右圖下載自騰訊網路）